



冰消春暖

中南
文史
選編

504

冰消春暖

1964年9月

冰消春暖

中南五史选編小組編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光复路17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記証粵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統一书号: 10111·650

书号: 2231·698×940毫米1/32·3 9/16印张·5 插页·40,000字

1964年9月第1版

196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5,100 定价: (5)二角五分

前 言

我們选編这套“中南五史选編”，目的是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教育。这些文章是从中南五省（区）以及广州、武汉地区部队的报刊挑选出来的。其中有一些发表在北京、上海报刊上，但所叙写的事件是发生在中南地区。

选編的时候，我們拟定了几条标准：一，要能正确地反映当时的情况，对群众有教育意义。二，要有一定的文艺性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三，文字要通順、流畅。当然，现在选編的只能說大体上符合这些标准。

由于选編的时间比較急迫，选編时閱览的材料也不够全面，可能有一些好的作品未选編

进来。好在这选編将一輯一輯的出下去，希望各方面繼續推荐好作品給我們，使“中南五史选編”越来质量越高。

我們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評与建議。

中南五史选編小組

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

內 容 介 紹

这里选輯了两篇村史：〈冰消春暖〉是广东新会县圣堂村的村史；〈百年冤家变亲家〉是湖北新洲县张旗牌和程凤来的村史。〈冰消春暖〉通过貧农梁汝一家在旧社会受地主压迫、剝削的悲惨遭遇，表现出圣堂村过去的阶级斗争和血雨腥风。〈百年冤家变亲家〉描写张旗牌和程凤来两个塆子，解放前在地主阶级操纵下連年械斗，害得許多农民家破人亡；解放后由于有了党的领导，才由冤家变成亲家。这两篇村史，撼人心魄，都是阶级教育的形象化的教材。

定价：二角五分

目 录

冰消春暖 杜 埃 (1)

——圣堂村史

百年冤家变亲家

..... 程崇仁 陶哲渊 卢明生 (80)

冰消春暖

——圣堂村史

杜 埃

一九四三年三月，凌晨。

一陣“得得”蹄声，横过村巷，轉上石板路。鞭声一响，馬儿像一陣风似的，跑出了村場，朝远远的古兜山北麓，疾馳而去。

騎馬的人，戴上葵叶帽子，白斜布衬衫，黄色卡几短褲，蹬着短筒黑胶靴，一面揮鞭，一面擰头呼斥。

蹄声过处，尘土飞揚的道路上，有个赤

膊、光脚掌的农民，他五短身材，屈起两肘，拼命地跑呀跑呀。可他总是远远地掉在后头。

这个跟在馬匹后面追奔的人，就是新会县双水区圣堂村的雇农，姓梁名汝，今年三十三岁，体格结实，胸脯发达，脸色晒得黧黑。此刻他光着上身，只穿件破烂裤衩，迈开大步，神色紧张，在地主譚瑞堂的坐骑后面奔跑。

这是一种額外的劳役。

譚瑞堂是上岭村地主，上岭跟圣堂是邻村。这地主在荒乱年头，心里盘算如何乘机剥削飢餓农民的劳动，妙想錦上添花，求得富里再富。他想呀想的，想出了个到古兜山北麓的双孖松山开垦的計划来。这样，便雇了几个短工，上山开垦了。可这双孖松山离村有十里地，鞭长莫及，雇了人，没人管着，磨起洋工来，岂不吃大亏。譚瑞堂思忖着，下了个决心，要亲自出馬，上山监督。但这古兜山北麓，是个虎豹出沒的地方，又是强梁惯匪嘯聚

的所在。这地主虽然謀財心切，跟这一带的“大天二”也有一些关系，可他究竟胆子很小，需要有个不花钱的跟班，替他保一保駕。于是便挑了雇工中的梁汝。他每天两趟，耀武扬威，坐在馬背上，出村回村，上山下山，硬要梁汝步行跟在后头，做个保鏢。

“你死人啦，老掉在远远。快！”他在馬背上扭头罵道。

梁汝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，跑呀跑呀，脸色发青，可馬儿比他快，怎么也追不上。

梁汝跑过一座石桥，瞥見桥墩旁一丛竹子，枯得半死，竹枝上結出像稗子似的顆粒，累累串串。呵，这是凶年：竹子开花了！

一具腹部隆起的老妇尸体，遺落在竹丛边，手里还紧抓着一把干皺的苦麦菜，显然是患水肿，半路倒下了的。

过了石桥，不远处，又有两具童尸，一大一小，伏在路旁。梁汝心里十分阴沉，也不敢

张眼細看，叹了一口气。这凶险的年头呵，摆在穷人跟前的，只有死門和絕路！

那殍尸紧紧纏繞梁汝脑际，他想起自己的家来，想起刚刚餓死不久的老娘和两个小女儿。娘死时棺材都沒一副，只几块烂板釘了个木箱，抬出去就算了。那大女儿和刚出世即夭折的女嬰，只用破席裹着，姐姐露出两只僵硬的小脚板，怎么裹也沒裹住，沒法子，只拿稻草塞了塞，埋在涌边地里……。梁汝想起这些悲惨的情景，不覺心里一凉，两眼昏花，一骨碌蹣到龟裂的田土里去。

地主听見身后“噠”地一声，猛可地轉过头来，以为有人暗算，吃了一惊，立即掏出手枪。待他見是“耕仔”栽倒地上，不禁又笑又气。罵道：“瞎了眼嗎？两手空空，不挑不提，連条大路，也不会赶！”

梁汝貼脸扑倒在地，昏迷了片刻，心里怦怦跳动，听見戾罵，一悸醒来，支起两手，也

顾不了胸前隐隐作痛，一个侧身，站将起来，跨开大步，又是跑呀跑呀……。

好容易，跑到了双孖松山脚。地主下马，悻悻地将缰绳往梁汝怀前重重一掷，拿上马鞭儿，一摇晃，径自上坡去了。

梁汝曳马跟上去，来到垦殖场。在这里开荒的共有八个雇工，他们正在炼山、挖地，锄声响彻山谷。梁汝拴过马，拿起丁锄，一起一落，没命的挥动起来。

地主谭瑞堂架上墨晶眼镜，反剪两手，站在高处，虎视眈眈，过不了多久，下到地里来，用鞭子指指这里，咕囔着，嫌地挖得浅，勒令返工；不一会儿，又点点那头，说石子没清尽，要重新翻土。他一面吆喝牲口似的骂娘，一面用“恩人”口吻罗唆道：

“你们听着！这年头儿呀，人命冷过水。不是运气好，碰得上俺这善心人？一月一籬谷子，这是小事吗？嘿嘿，这样的工资，你们往

哪儿去找！做功夫，得拿个良心出来呵！”

像念咒似的，他这话，说过不止五十次啦！

梁汝埋头干活，只言不语。心里正悲恸那死去的一老二小，可又惴惴不安地惦念起家里的病人来。他那可怜的妻，因产前没一口米飯下肚，产后当天瘫痪在床上，刚墜地的女嬰便死去了，連个三岁大的女儿也因飢餓同一天死去了，几日之間，丢了三条人命。他家共有十一口人，余下八口，怎么捱过去呢？想想自己天沒亮就得从山寮爬下来，步行十里到上岭村，护送地主上山来，摸黑又得把他送回村去。老婆漚在床上，又飢又病，都不能回家去瞧上一眼，心里好生焦悶。自己这一籬谷子的工資，一切伙食开銷都在里面了。可除了自己找到这份粗活，又有誰能够帮补家里呢？他想到这，想到瘫痪的老婆，嘀咕道：“我能忍心不管嗎？不，不能，凭啥也得想点办法。”

这一天，太阳刚偃到西山頂，譚瑞堂下山

了。他把馬鞭子“嗖”的一声朝梁汝揮来，梁汝立刻会意了，匆忙放下鋤头，換上一根硬棍，牽了馬匹，跟着跑下山去。

山脚黄昏，霎眼降临。譚瑞堂心里着慌，怕有人乘黑打劫，他急急跨上馬，猛的打了一鞭，馬头往上冒了冒，响了个呼嚕，便立时飞蹄奔突了。

梁汝拼出所有力气，一場恶作剧的跑步又从黄昏中的山麓开始了……。

追呀，追呀，这样一口气跑了三里地，緩緩轉上了寬闊的乡道。馬儿順着主人，把蹄儿举得慢了；細碎的、有节奏的“得得”蹄声，又在黄昏中响起来了。这时，坐騎上的地主，摆出个紳士架子，悠然自得，在乡道上緩緩前进。梁汝也松了口气，少听几句毒罵，借着譚瑞堂的自得劲儿，他总算来得及跟上了。

馬儿在一座青砖門楼前面停下了。

黑暗中，譚瑞堂从馬背上跳下来：

“沒你的事了，回山寮去！”他吩咐道，一脚踹上門阶。

“大爷，你让我家去瞧瞧吧！”梁汝哀求道。

“你那烂屋沒啥好瞧的。快給我滾回去，守山寮要紧。”譚瑞堂很不耐煩地說道。

“我老婆……”

“你老婆又怎样？山上作物要紧。”他揚起手，在夜空中一揮，“去，去，去！明儿早点下山来接。”甯进內門去了。

梁汝有口难言，呆瞪瞪地站在那儿。半晌，叹息了一声，把馬拴在院子里，攔了些草料，走出村巷。

浓重的夜色，紧罩乡村。“她在家漚成个甚样了！”梁汝走在石板路上，心里一忡一忡的，不覺悲伤起来，想想圣堂村就在东側，打个“白鴿轉”也得家去瞧瞧。他这么一想，便決然回头走了。可還沒走多少步，又停下了，“不行，譚

瑞堂有言在先，沒有得到他准許，不能回家。

……要是給他知道了，这碗飯就吃不成了……”

梁汝只好掉头，挪动沉重的脚步，撫摸手里的小包包，忍着飢渴，一脚深一脚浅地，星夜回双孖松山去……

第二天，他起了个絕早，启明星还放出白光，便走出山寨，独自一人在晨曦中走路。这时乡道上，田野里，靜悄悄的，他本来可以輕快地赶路，可脑子里总有个斥罵声在胁迫他。

“跑呀，跑呀！”他不自覺地又大步飞奔起来……

这天的黄昏又降临了，梁汝如往常那样，把地主送回上岭村。

梁汝下了决心，这一回，不管怎么說，也得回家去看上一眼。他苦苦哀求。那地主听他求情，勒馬門前，沒即下来，他坐在馬上，一双閃光的眼睛在黑夜中搜索着什么，忽然，用馬鞭儿朝梁汝腰間的小包包“呼”的一指：